上海人的点心

石 磊

一个人过年，大把清闲时间，慢慢吃茶，默默想心事。想起来一种古法的礼仪，令我十分地怀念，从前的上海人家，屋里来了客人，清贫也好，富贵也好，无论如何，是一定要留客人吃了点心才走的。这种手法尺度，亦雍容，亦家常，可丰可俭，可进可退，家家如此，真真是圆融可喜。

差不多四十年前的一个春节，父亲带我去刘季高教授府上拜年，好像在静安寺附近，刘府阴冷冰寒，当年上海人屋里无不如此，是没有功率足够的空调取暖的。老教授气宇轩昂，一身派克大衣出来见客，我们父女给刘教授拜了年，礼到了，寒暄数语，即表告辞。老教授不允，一定要吃了点心才让走。家人端出小小秀秀两碗宁波汤团，老教授坐在旁边，慈祥和蔼，看着我们慢慢吃完，才结束了这趟拜年。隔了差不多四十年，我依然记得老教授一身笔挺的派克大衣，两碗宁波汤团。取暖的空调不见得足够，待客的宁波汤团，一定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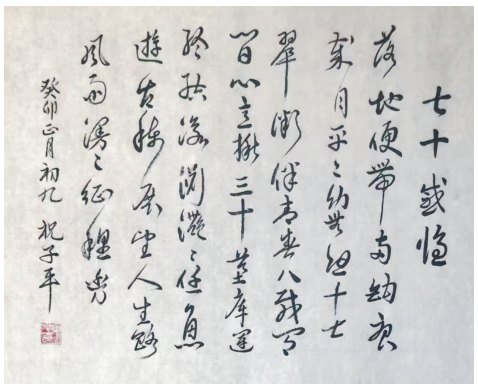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家拜年，从前是有自家煮的莲子茶奉客的，莲子茶不是茶水，是一盅甜点心。中篇小说《创世纪》里，写到过一笔：

沈太太搭讪着说："月亭他们那儿的莲子茶，出名的烧得好。"沈太太道："少奶奶这样一个时髦人，还有耐性剥莲子么？"紫微摇头道："少奶奶哪会弄这个。"全少爷岔上来便道："再好些我也不吃他们的。我年年出去拜年，从来不吃人家的莲子茶，脏死了。客人杯子里剩下来的再倒回去，再有客人来了，热一热再拿出来，家家都是这样的。"他一手抄在大襟里，来回走着，向沈太太道："我这个莲子茶今年就没吃好。"言下有一种郑重精致的惋惜。沈太太道："今年姑奶奶那儿是姑奶奶自己亲自煮的，试着，没用硷水泡。"霆谷问道："煮得还好么？"沈太太道："姑奶奶说太烂了。"霆谷道："越烂越好，最要紧的就是把糖的味道给煮进去。我今年这个莲子茶就没吃好。"

一句一句，不过是少爷奶奶们的闲话家常，而爱玲是真懂经，莲子茶的关键，确实如她所写，一要够烂，二要够甜。淡淡几粒莲子，新春里端出来，又糯又粉又温存地蜜，真真是怜子那种意境。只是这碗波澜不惊的小东西，费神费功夫，忙碌到四脚朝天的春节里，要煮得动人肺腑，还真的不是一桩人人能够完成的任务。我是莲子茶的爱好者，四季家常，馋心一动，时不时煮一碗。莲子其实是清蒸的好，比煮好。拣优秀的莲子，与冰糖一起蒸透了，静静地蜜那么一夜，第二日晨起，是多么清心寡欲的一盅水潜鸡蛋，通常是双蛋。年前请楼崚先生讲述一些父母往事，帮助我写一些关于家教的文字，记得楼先生跟我讲，最艰苦的日子里，吃都吃不饱，楼家姆妈却节衣缩食，一定要让三个儿子学音乐学乐器，请了名师，到家里来教。每次老师来上课，楼家姆妈一定是一碗双蛋水潜鸡蛋奉客，三个青少年的儿子，饿得眼睁睁的，耿耿于怀。再清贫，姆妈待客的这碗点心，一定整顿得体体面面拿得出手。这个，我今天听起来，已经不是点心，是礼。这种崇高的东西，恐怕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在南方小城寄居，与乐维华顾红伉俪同城，乐维华是有名的才子，顾红是有名的美人，真真郎才女貌神仙眷属。那年顾红产子，顾母从上海到女儿身边，帮忙照顾月子。某日我去他们家里贺喜，抱抱麒麟子，顾红姆妈端了一碗双蛋水潜鸡蛋给我，那是在远离上海的南方小城，蓦然邂逅这碗久违了的古法点心，让我瞬间非常地想家。一眨眼，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。

包子高中毕业负笈去留学，离家之前，把水潜鸡蛋的做法，教会了他。后来我每年去欧洲看他，早餐包子给我煮红枣桂圆水潜鸡蛋，跟我教他的一模一样，美妙的唐心，于很多苏格兰清寒的早晨，是如此地甜和暖。



七十感怀（书法） 祝子平

与复兴中路301号有缘

黄沂海

复兴中路301号，如今的主人是上海市银行博物馆。这栋始建于1920年代的老建筑，最初由中国近代史上人数最多、影响最大的律师同业组织——上海律师公会筹款建造。博物馆入主之前，此楼一直是银行办事机构所在地，从人民银行卢湾区办事处"转制"为工商银行卢湾支行。从那时起，"301"就成为周边居民口中"银行"的代名词。

来者都是客，全凭情谊长。满满的律政记忆，深深的金融印痕，"301"承载着各种版本的"宏大叙事"。然而，围绕这幢百年建筑的海上名家逸事，还原其个人情感和体验，或许可以让人了解"301"更缤纷的侧面，更温情的细节。

年逾八旬的国画大家戴敦邦，与复兴中路301号有着不解之缘，曾经是这里的忠实客户。戴先生直呼这家银行网点为"301"，可见其渊源之深。两年前，他曾向银行博物馆捐出《生财有道图》。若论拍卖行情，戴先生画价不菲，但他坚持不卖画，只捐画，常年投身慈善公益，淡泊名利，德艺双馨。他回忆道，"年轻时，我家住在博物馆附近的永年路223弄，当时画连环画蛮起劲的，一拿到稿费，就存进这里的银行，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。银行是管钱的地方，我让画中一文一武两位财神留在此地，交关放心！"

戴先生思路活跃，妙语连珠，走进"变身"为银行博物馆的"301"，细细浏览，信手拈来，当即奉献了三个"金点子"：他建议博物馆门票可设计成"孔方兄"钱币形状，既符合银行馆特色，又能给观众留作别有意趣的纪念；来到20世纪初外滩金融街多媒体场景，看到高楼鳞次栉比、江面千帆竞发的动态情景还原，他表示外滩标志性建筑——海关大楼的钟声若能适时响起，"于无声处听惊响"，那就更加让人身临其境了；步入民国时期当铺展区，他觉得当铺柜台做得不够高，老底子穷人要踮起脚才能够得上柜台，戴老边讲还边模仿动作，惟妙惟肖，十分可爱。戴先生说："这里值得看上一整天啊！"

比戴敦邦年纪更长一些的"301"老朋友，当数大律师傅玄杰。在传媒尚不发达的1980年代，傅玄杰社会知名度的炼成方式有些特别——昔时引发沪上万人空巷的美国电视剧《神探亨特》《鹰冠庄园》，其片头都会贴上一个极其醒目的"版权郑重声明"，署名正是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。小辰光，傅玄杰就住在黄陂南路，"301"再往东，则是他就读的中华中学（现光明中学）。每天清早，他从家里步行到复兴中路，再坐电车去上学。傅玄杰父亲在同窗好友蔡元培先生推荐下，进了一家法资银行谋职，乘坐的班车就停在"301"转角处。就在这个拐角，天天上演着"父子情深"的温馨画面：父子俩总是一道出门，走到"301"门口，傅玄杰望着父亲登上银行班车，然后转身去赶电车；而父亲就靠窗而坐，目送他乘上电车……然而好景不长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黄陂南路往南到底的徐家汇路被日本军队占领了，日占区紧挨着傅玄杰家住的法租界。他亲眼看到日本人扛着军旗从徐家汇路大举踏入法租界，凡是中国百姓路过陆家浜路徐家汇路那个交会口，都要向日本哨兵三鞠躬后才能通过……

相较于傅玄杰饱受过的屈辱，生长在红旗下的作家沈嘉禄对于"301"的回忆，则是满心的甜蜜。那年六一儿童节，沈嘉禄所在的小学假借"301"会场召开庆祝大会，现场号声阵阵，队鼓咚咚，他穿着白衬衫蓝裤子，兴高采烈地戴上了红领巾。投身文学创作后，沈嘉禄在这幢楼里领过一笔数额可观的稿费。一般情况下，他都是在八仙桥邮局领取汇款的，而这笔稿费是北京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社寄来的，可能因为数目比较大，指定在这里的工商银行卢湾支行领取。

一栋老建筑，满载着沉甸甸的上海都会史。人生匆匆过客，尘世徜徉，因缘际会，从"301"老朋友的恬淡讲述中，"让花岗岩大理石焕发出诗意"，激活了凝固在建筑乐章里的文化音符。

挑野菜

赵春华

我们小时候挑野菜，主要是为做汤圆或者裹（包）馄饨。

先释义一下挑野菜的"挑"字。在普通话里，"挑"字应用肩膀，挑水挑稻挑有分量的东西，野菜是轻之又轻的植物，几百上千棵也不一定满斤重，何必要挑？这就是沪方言的特别之处。到菜园子挑几棵菜，到野外去挑羊草，挑野菜，乃方言也，剜的意思吧！而野菜，其实是荠菜，但沪郊一带喜欢把它叫作野菜，野地长出来的好吃的菜。

明天家里要祭祀，或者纯粹为改善一下，满足口舌之需，做圆团（汤圆）裹（包）馄饨吃，母亲叫我去挑野菜。很开心的差事，我腰系一个花袋或手挎一只竹篮，走向初春的田野，走到小河流水潺潺的河畔，走到茅草丛生的田埂，走到棉花摘尽、满眼褐色的花旗（棉花桔梗）地里，也会走进竹叶飒飒的小竹园边。生在野地上、长在雨露或轻霜里的荠菜多半是铁锈色，很少像现在家种的那样碧绿生青的。野菜像故意似的，混长在枯黄的茅草之中。初春的茅草，未沾得暖风细雨，还没返青，几乎与野草浑然一色。要在野地里发现野菜，应有一定的经验，还要放出自己的眼力来，发现了，需弯下腰去，小心地剜。也有时发现野菜一棵挨着一棵，大的压着小的，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，心里自是欣喜不已，手下却要格外小心，跪下身子，用心仔细地挑，不然的话，一激动一高兴，一刀下去，挑碎了好几棵，会懊恼的！

后来年岁渐长，后来去了外埠读书，再后来又参加了工作。偶尔回家，也少有机会去挑野菜了。心中不觉思忖着：什么时候再到旷野里去挑一次野菜呢？

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：我岳父母家因筑路的需要，这次要动迁了。此时我岳父母已亡故，我去处理房子事宜，宅前宅后转了一会，榆树还在，菜园子的篱笆荡然无存，却发现菜园子长着很多荠菜，无人管理却蓬蓬勃勃，生机盎然。但是，大片荠菜已然老去，且绽开了细细碎碎的花，白色的花，盈满我的眼眶。"三月三，荠菜花"，哦，时令已是阳春三月，荠菜老了，要不了几天，便会结下小小的扁扁的籽了！

岳父母家所在整个村落要动迁了，要住到镇子上已经造好的小区里了。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地在市郊大地上铺开来，这大趋势，这大局，我是明了的。但心中还是有一点惆怅，再过几年，还能见到草木欣欣的家乡吗？还能听到鸡鸣狗吠声吗？荷锄的老伯，水桥石上捣衣的婶娘呢？还去哪里挑野菜，或者挑马兰头，在河边摘野生的枸杞头？

对民间文学和嘉定方言颇有研究的朋友沈云娟提了个意见，我觉得不无道理。她说：我小时候也去挑过野菜。后来搞民间文学，我认为有很多方言继承了古字的用法。比如我们常说的"净衣服"这个"净"字是形容词，但在这里作动词用，使衣服干净的意思。这个"挑"字是否还有另一种含义？就是你说的野菜是长在茅草丛中，要寻寻觅觅地找，所以这个"挑"字也有挑选、寻找的意思。

（篆刻） 钱 林

点心

点心最恨，是吃饱。点心点心，无非是于正餐之前垫一垫。孩子放学回家，午后三四点，离吃晚饭还有几个小时，姆妈准备几样点心，先垫一垫。要是此时此刻一举吃饱了，就没意思了。至于吃点心吃撑，那真是闻所未闻的千古笑话。

点心的好处，是玲珑，小小的，浅浅的，轻轻的，那种蜻蜓点水。点心要是磅礴如当胸一拳，也是很煞风景的。比如小馄饨，吃个鲜，细，滑，烫，肉馅子那么若有似无点到为止就好了，不能个个一兜扎实的肉，一碗落肚，饱得满满的，活生生把吃点心，弄成了吃饭，真真败兴的。

家门口的美新，常常会在午后散步过去吃点心，一客春卷，一碗汤团，等等。店堂里，经常遇得到独自一人来吃点心的暮年老人，男女都有。有一回，坐在我隔壁的一位老夫子，一边吃一碗半甜半咸汤团，一边跟我讲闲话，我92岁了，自己骑自行车过来吃点心的。这一句，我吟味了久久，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，是吃了一辈子点心的上海土著，吃点心是他们人生的 must do，他们不见得了解下午茶是什么，但是他们精通吃点心，早点心，夜点心，干点心，湿点心，甜点心，咸点心。

有点心吃的人生，是一定要珍惜的。

缘起《满江红》

烁 渊

七年之前，网上偶然发现耳目一新的朗诵《满江红》，喜出望外，想马上找到朗诵者。"众里寻他千百度"，得来真是费功夫。与占豪兄小聚，议论近期音乐创作，我说起网上有个叫胡乐民的朗诵《满江红》太精彩，音乐特别好。世界上真有这样巧的事。占豪兄笑笑说："这是我写的《临安遗恨》，胡乐民选用它作配乐。"从占豪兄这里知道，诵者在北京，但他没有联系方式。

原来何占豪与胡乐民之间有个联系的桥梁——古筝演奏家袁莎。我通过袁莎约到了胡乐民。

第二天，我飞降北京，坐等三个小时之后，见到了胡乐民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，虎气生生。他说下午有课，连声道歉。我开门见山，直接向他发出演出邀请。

"让我去上海？"他疑惑地望着我，显然没有思想准备。

"是的，明年秋季。"

他顿了顿："嗯，好的。"

"就演《满江红》。"

"可以。"他说。

那时，我正在筹备《秋思》朗诵音乐会，作为制作人，我正在寻求朗诵从传统语言艺术到舞台艺术的转化与突破，而胡乐民的《满江红》，正合我意。2017年10月4日，中秋节，《满江红》在上海《秋思》的舞台上，一炮走红，成为全场最具震撼力的火爆作品之一。

他的出场与结尾，你无论如何想不到。开口并非原作开头"怒发冲冠"，而是一连七句"陛下"，句句声线高低、长短不同。似在鸣冤，似在抗争，是对奸臣的讨伐，是对昏君最后的吼声。千古绝唱，就此展开，直至尾声："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"——他跪地、抱拳，呼唤母亲："娘，孩儿我，我……"，他猛抬头，连声"精忠报国，精忠报国"。第二句的时候，他起立，马步状，向后转，右手在后背抚摸"岳母刺字"的情景，撼人心魄。作品实现了情景化、戏剧化，全场掌声似风暴扫过。

虽然我比乐民年长三十岁，却视他为同道与知己。我感激他，成全我探索朗诵艺术走向市场的追求，并为此提供一个成功范本。他说，是我把他领进上海，始终感恩，"与君遥相知，不道山海深"。

今天，乐民已经带着《满江红》等佳作，走遍全国绝大多数省市；他还应邀去中央戏剧学院、中国传媒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联合大学等高等学府，作示范表演，受到学子追捧。青年的选择决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乐民从小随爷爷学习京剧，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学表演、中国音乐学院深造声乐。他既有京剧的身段，又有表演经验、声乐技巧。《满江红》的成功，就在于这三者特长的融合体现，其功力非一般演员所及。创新者一般都是高手。

他本可以登上戏剧舞台，或参加影视拍摄。可他独闯一条朗诵艺术的创新之路，放弃了其他安稳的艺术谋生机遇。我钦佩他非凡的艺术创造能力与始终孤守的胆识。长者最容易退化的，就是创造力与胆略。他是我的榜样。忘年之交，并非一时之需，即兴冲动，而是彼此情义相通，互相砥砺，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，互补精神谱系，律动心灵照应。

他每次到上海，我们总要小聚。北京有院团要他，他首先征求我的意见；而我办朗诵专场，总要请他带新作来添彩。有一次，他在江苏开个人专场，我赶去观摩、喝彩。

每到节假日，乐民都要问候我。去年，我不幸患强直性脊柱炎。乐民来上海录音，力邀我到家附近的餐厅一聚。临别时，他送我上车，轻声叮嘱："叔，你一定要保重"。说着，泪珠在他眼眶里滚动。以往，他都称我"朱老师"。今天，突然改口。我不禁一阵激动。

忘年交，变亲人了。白居易先生有预言："始信淡交宜久远，与君转老转相亲。"

十日谈

忘年交

责编：刘芳

早几年她就要我记住：女人一生都美丽。